纪念改革开放30年“潮动中原”系列报道之二十一

一位著名作家和一个作家群的形成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图

核心提示

改革开放以来，南阳市出现了一批以二月河、周同宾为领军人物的作家群，成为南阳市的一个著名品牌，他们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坛一个独特现象。他们为南阳、为河南赢得了荣誉。如今南阳市又采取措施，要把作家群这一品牌打造成为南阳市甚至河南省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从研究红学到营建“帝王系列”

因他创作的系列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康熙大帝》、《乾隆皇帝》发行量大，且拍成电视连续剧后，收视率很高而蜚声中外，他就是著名作家二月河。

二月河原名凌解放，据他自己介绍，之所以用“二月河”这个笔名是因为：一是在《康熙大帝》出手时考虑到写的是历史小说，用本名“凌解放”，一历史一现代，似不相谐，就决定用一笔名；二是用“二月河”与原名有相通之意，二月的冰河解冻，就是“凌解放”；三是“二月河”里冰雪消融，暗合改革开放、文学的春天来临；四是他原籍是山西昔阳，儿时至今又生活于河南南阳，而山西、河南都有母亲河——黄河，用“二月河”又寓意不忘黄河母亲的养育之恩。

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人们重新开始研究被视为“毒草”的《红楼梦》，将《红楼梦》读了20遍的他也加入了研究的行列，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为此，他涉猎了《清史稿》，同时萌生了要写一部可以和《红楼梦》相比的巨著的念头。

创作长篇小说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体力、意志，在当时生活条件不好的情况下，40岁的他开始忍受蚊虫叮咬、酷暑炎热、严冬寒冷，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一个标点符号的在格子纸上艰难的“爬行”。随着第一部《雍正皇帝》的问世，他一发不可收，在14年间创作出《康熙大帝》、《乾隆皇帝》、《胡雪岩》等巨著，文字达600万，成为中外闻名的一流作家，成为继乔典运之后南阳作家的领军人物。

几年前，他被中风病“袭击”了一次，不得不停止长篇小说的创作。但他为自己制定了“五个一工程”。他说：“即一天一首诗，一幅画，一幅字，一篇短文章，走一个小时的路。当然，五件事情不是每天都做，每天写一首诗我也做不到。但我每天围绕这五件事情去做，有时候选一二三四件，有时候五件事都做。我现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专题文学，包括一些海外刊物我都开了专栏，写一些短文章。”

多年来，在二月河这个榜样的影响和感召下，一批南阳市喜爱文学创作的文人辛勤躬耕，创作出了许多优秀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创作群体，被世人誉为“南阳作家群”。

全国公认的唯一作家群

在1958～1986年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南阳作家田中禾、乔典运、周大新同登金榜。

二月河正在创作

南阳作家群专柜

1993年省政府颁发全省首届文学艺术成果奖，文学类获奖的9人中，南阳作家占5位。1995年省政府颁发第二届文学艺术成果奖，南阳又有3人得奖，其中二月河是“二连冠”，他的《雍正皇帝》还获得了国家“八五”优秀成果奖。1997年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河南唯一一部获奖作品是《皇天后土——99个农民谈人生》，其出自南阳作家周同宾之手。

周大新和柳建伟都是著名的军旅作家。周大新作品数量众多，影响很大。柳建伟编剧的《英雄时代》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南阳现有中国作协会员21人，省作协会员90人，市作协会员362人。以二月河、周同宾、周大新、周熠、行者、秦俊、孙幼才、兰建堂、马本德、殷德杰、廖华歌、李克定、张克峰、窦跃生、汗漫、赵德玺、韩向阳、盛丹隽、王晋康、王俊义等一批老中青年作家为代表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的“南阳作家群”。还有较早在文坛上享有盛誉的冯沅君、李季、姚雪垠、乔典运，南阳作家群蔚为壮观。

南阳作家群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当时，中国文坛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出现的文学“井喷”和接着形成的“伤痕”、“知青”、“反思”、“寻根”等文学奇观之后，开始走向多种取向相益并存、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如今这个群体的领军人物是二月河、周同宾，他们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和匠心独运的艺术手法；以对民族盛衰、国家兴亡和社会进退的深沉观照为己任；坚持从现实、过去和历史等不同角度对此进行深层的描写和剖析，创作出了一大批思想深邃、品位高雅、风格迥异、意蕴久远的精品佳作，在华人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重彩浓墨的瑰丽篇章。

南阳作家群得到了全国、河南省的公认。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1994年8月批示道：“南阳作家群现象值得研究。”省委宣传部特于1995年春在郑州专门召开了南阳作家群现象研讨会。从此，国内外多个文学理论研究机构和许多文学评论家展开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大专院校和专家学者发表的评论文章不计其数。

南阳缘何能孕育出一个作家群

人们不禁要问：同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为什么南阳这块土地能孕育出独特的作家群呢？南阳市委副书记焦锦淼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概括：

首先是地域文化方面的原因：南阳地貌状如大碗，故称宛，也称南阳盆地，属于亚热带小盆地气候，极适宜人类生存，早在四五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南阳盆地繁衍生息，很早就有“盘古开天地”和“禹王锁蛟”、“牛郎织女”等神话传说在民间流传。同时，南阳是楚、汉文化交汇处。种种文化衍生成一种浪漫与现实并存、飘逸与凝重兼容的“宛文化”。这种兼容数种文化优点的“宛文化”为文学艺术巨人、大家的出现，创造了极好的文化氛围与气候。

其次是历史传统方面的原因：南阳曾是楚族的居住地，也是楚国最大的地方行政区之一申县的所在地。南阳历史上出过两个帝王，即刘玄和刘秀；20多个名相，如百里奚、范蠡、邓禹等。这些人物对南阳当时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经济、政治的发达造就了南阳的灿烂文化，促进了天文学、医学、建筑、文学、乐舞、杂技、绘画、雕塑、陶塑的繁荣，致使南阳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文人志士，如政治家、科学家兼文学家张衡，玄学家兼文学家何宴，经学家兼文学家范宁，史学家兼文学家范晔，词赋家兼诗人庾信等。焦锦淼说：“汉光武帝刘秀实现‘中兴’之后，南阳就出了张衡、刘苍、刘珍等40多位政治家兼文学家组成的‘汉代作家群’。盛唐时期，又集中出现了张巡、岑参、张继、张打油为首的‘唐代作家群’。”

第三是文人作家自我的原因：南阳盆地的寂静、四季分明的季节、温暖湿润的气候，使南阳人养成了不浮不躁、坚韧务实和守恒守矩的优良性格和品质。正是这种性格和品质，才使他们取得了成功。尤其是新时期这一批作家，他们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不为物役，不为利喜，不以己悲，耐得寂寞，守得清苦，执著地固守着心灵的一片净土，一心一意地耕耘，写出了成功与辉煌，写出了南阳人应有的气势与声望。

二月河补充道：“自古以来文人相轻，但南阳的文人不是这样，这也是南阳作家群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南阳作家无论年龄大小、名气大小，大家都很团结，在创作上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从不互相拆台。”

南阳作家群的形成还有很多原因，例如，在南阳，无论大人小孩，还是官员农民，长期以来都崇尚文人。在南阳市上档次的宾馆，管理人员都把南阳作家创作的书籍摆放在明显位置出售；在南阳市的书城、书店，有南阳作家专柜。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

各级领导高度关注南阳作家群

《躬耕》杂志主编、南阳市作家协会秘书长刘正义说：“南阳作家群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在全国地市级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引起了上级文化主管部门、文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重视和关注。”

一个群体的形成是离不开当地领导珍视、爱护、支持的。南阳市的文化氛围，使得无论籍贯是哪里的人去南阳当领导，一上任就被浓厚的文化所感染，成为文人中的一分子，成为作家们的朋友，他们从方方面面关心、呵护作家们。

南阳市文联主席王遂河（笔名行者）说：“作家也是人，需要衣食住行，没有生活保障，作家不可能靠喝西北风创作出作品。改革开放30年来，南阳市历届领导都在政治、生活上为作家们挡风遮雨、排忧解难，并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为作家们多出、快出精品创造宽松和谐环境和条件。”

在这方面二月河感触最深，他的帝王系列作品曾被作为南阳市政府馈赠来宾的礼物。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南阳市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是南阳市形象大使，被视为南阳市的“宝贝疙瘩”。

2000年，南阳市拨款800万元，在黄金宝地白河之滨买地23亩，给南阳市文联盖起两幢四层楼，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创办30年的《躬耕》杂志一直是培育南阳年轻作家的一块阵地，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经费紧张，南阳市政府每年都给予资金扶持，保证这块阵地长期存在。

从2005年开始，南阳作家们坚持举办文学论坛，每年一个主题，每两个月举办一次论坛，每次有两个作家主讲，地点在县城，目的是培养年轻文学爱好者将来成为作家。刘正义说：“搞活动需要经费，这个活动不但得到了各县、企业家的支持，也得到了市政府的支持。”

同时，南阳作家群的一举一动省委、省政府也十分关心。徐光春书记曾经说，南阳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可喜的地方、可靠的地方”，关键是有好的人文环境。像二月河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是我们弥足珍贵的软性战略资源，也是创造南阳人文环境的重要支撑力量。他希望尽快把南阳建成经济强市、文化名市、生态大市。他高度关注南阳作家群和南阳的楹联文化，认为这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名牌，要打好这些品牌。

二月河感慨地说：“南阳的领导和人民非常喜欢我，我感觉非常好。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良好的心境、没有这种良好的氛围，就算有再好的天分，也只能在创作中夭折。曹雪芹不就是那样死的吗？”

签约制度助推作家群发展壮大

今年3月，南阳市文联推出了“关于实施南阳历史名人长篇小说精品工程和实行签约作家制度”，旨在提升南阳作家群品牌，催生一批能代表南阳甚至河南省文学创作新水平的精品力作。

据王遂河讲，他们计划用两到三年时间，争取创作出5～8部有关南阳历史名人的长篇小说（兼个别其他题材），创作人员实行招标制度，但要求有过中短篇小说创作经历、是省以上作协会员。通过作者申报选题，市文联组织作家、评论家作出评估会，作者进行创作，明年5月拿出初稿，年底全部完成作品。对按要求完成作品的，市文联给予经费补助，帮助其出版。为此，南阳市政府也拨出了专款。“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要耗费作者大量精力和时间，这样做可以让大家不走弯路，达到百发百中。”

目前，作品筛选工作已经结束，王俊义的《第七个是灵魂》、行者的《宛西自治——别廷芳的乌托邦》、褚亚军的《风云渡》、宋云奇的《蓝色寓言》、池长生、陈立红的《洪义军》、张天敏的《皇后媚》和段舒航的《彭雪枫》等7个选题入选。此外，罗尔豪、马东伟、陈烁、邱冬冬、田野、赵树信等6人的小说作品获入选鼓励篇目。

他们的作家签约制度主要面对年轻作家，实施“文化南阳”系列作品创作计划，结合创作任务，给予一定资助或奖励，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集中精力、保质保量完成创作任务。

据王遂河介绍，市文联已确定了首批签约作家10名，他们是廖华歌、水兵、蒙蒙、苏菡玲、刘黎丽、孙宗信、李雪峰、刘正义、孙晓磊、陈明远等。他们将以带有文化研究色彩的系列散文或小说表达手法，对南阳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文化构成；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生存状况；城市、村庄外观、内质等进行创作。一年内写出10～15万字成熟作品。他说：“签约作家制度在国家级和省级的层面上早已实施，但在市级文联实行签约制度的我们应该是第一家。”

南阳市主要领导在大会小会经常讲：“我们要打好南阳作家群这个品牌，深入研究促进南阳作家群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措施，推动南阳作家群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有南阳市良好的文化氛围，有各级领导大力支持，有南阳作家们的辛勤耕耘，南阳作家群一定能得到不断发展壮大，也一定能成为南阳市甚至河南省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时政点击

骂官获罪：公权越界下的司法暴戾

安徽灵璧县，一名居委会主任酒后骂了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最终被公安局以涉嫌“侮辱罪”立案。由于该主任是人大代表，人大开了两次会，最终支持了对该主任实施刑事拘留。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将该居委会主任列入了网上追逃名单，而该主任一直在外躲藏，成了一名“在逃嫌疑人”。（《新京报》9月4日）

骂人就是侮辱他人，是不道德行为。如当众辱骂则是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还构成犯罪——对于“侮辱罪”，法律有明确规定：“公然侮辱他人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本罪。虽有公然侮辱他人的行为，但不属于情节严重，只属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然而，在本案中，这名村主任却因一声“我现在就要揍你”的叫骂，就被冠以侮辱罪而成为逃犯，至今“亡命天涯”。

骂人，肯定是不对的，违法者也必须要接受处罚。但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普通的不道德品质，被一味“拔高”到“刑事犯罪”的高度，这就不仅是当事者的悲哀，也是法律的悲哀。我相信，如果这名村主任骂的不是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决不至于“因骂获罪”，更不可能惊动灵璧县公、检、法、司、人大等多个部门的关注介入，无非是道歉或者赔偿了事；只可惜，他骂的对象是公权力的掌握者——同样的一骂，却因为权力很生气，司法就变成了宣泄权力私愤的“私器”，不文明和民事侵权行为就沦为了犯罪。

我注意到报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5月13日，灵璧县人大常委会对公安局报告进行审议。但审议并不顺利，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高磊称，当天争议很大，人大29个常委，最终13张赞成票，申请报告未通过。6月10日，县人大再次召开常委会，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志中参加，会议结果，21票通过。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次人大审议，何以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答案不言自明了。故而，警方对于本案的查处，虽然口口声声宣称“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但其实其所遵从的并不是“事实”和法律准绳，而是权力的意志指向。

安徽这起“骂官获罪”案，与前不久重庆的“彭水诗案”有不少类似之处。种种悖理之处再一次发出了令人压抑和沉痛的警示：在权大于法的背景下，公权越界下的司法力量会异化为暴戾和严酷的工具。权力可以通过干预司法而实现权力意志、戕害公民，与之相对应的是，民权在公权面前是无比地渺小和乏力。

法律是公正公平的，法律是铁面无私的。法律，绝不能成为个别霸道公权的“守夜人”。尽管类似事件属于个例，但也必须引起重视。我们应该对此类个案背后的诸多潜规则保持足够的认识和思考，只有从法律条文上加强对民权的保障，让制度有效规范和制约权力的运行，才能避免因骂获罪的荒谬重演。 **陈一舟**

男女分班是一种错乱的低级思维

这真是件令人匪夷所思之事，真是件令人难以置信之事。看这则新闻，会让人怀疑自己的眼睛有了问题，以为是看旧时代的旧事。

据9月4日《新京报》报道，今年新开学，重庆复旦中学高一(10)班学生游铃俊走进教室，发现班上竟无一女生。原来，学校这学期做了男女分班尝试，在4个住读班中分出一个男班和一个女班来：高一(9)班55名学生全是女生，高一(10)班54名学生全是男生。

如此分班总得有过硬的理由，校方给出的理由竟是：为了管理起来更方便。并用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方式说，男女分班不是害怕学生早恋。

幸好这只是个孤立的个案，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未见到重庆其他学校也进行了男女分班授教。男女分班，最感焦虑的当是当事者的父母双亲。他们的孩子的与众不同，在一个城市中既突出又显著，就是放眼全国，好像也无二例。有儿子的家长，他们有权利如此担心，也不能不这样担心：孩子正处于青春期，但思想已不再简单。如果班上没有一名女生，他不更渴望跟女生交流，从而更容易导致早恋吗？反之，有女儿的家长，想法也亦然。男生女生，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们思维活跃的同一性，不致差到天上地下。

校方以管理为名，将学生当作了实验品，对他们心理的伤害、人性的伤害为最大、最烈。谁人不知道，就是自然界中，譬如，在一片林地里，还是男树女树共同生长呢，你总不能为了某种目的，将它们人为地隔开，为成长的男树划一片生长之地，再为女树建个园子。男生女生在一起学习，才能最大程度地减低相互之间的神秘性，从而保持健康、健全的心态。他们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异性，正好产生学习上的互补。现代教育发展到今天，对此难道还会有什么怀疑吗？

民国时期，也曾有人为设男生女生交流之大防，而禁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鲁迅先生对此讽刺道：“同学同泳，皮肉偶尔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鲁迅先生指斥的旧时代的霉事不期然又发生在今天，真好似时空回转，时光倒流。

男女分班授教，是一种错乱的低级思维，显示得亦是校方管理能力的低下。这种扭曲学生性格、分裂学生人格的做法，不应在倡导现代文明的今日学界存在。 **今语**

漫画 “借钱”敲诈

据《华商报》报道，西安市西桃园小学五年级某班班主任老师杨某，利用教师职务便利，以“承诺给学生调个好座位，或者给个班干部当，还可以给孩子补补课”等条件，向三位家长“借钱”6000多元不还。律师认为，杨某有“名为借钱，实为诈骗”之嫌。吴之如 文/画

给中国当代文学闯世界一点掌声

中国既是文明古国，更是文学大国。如今，这种荣耀已经属于过去时态。当代中国文学，虽然还没惨到中国足球的地步，文学大国的地位，除非我们自己册封，否则，怕是很难名副其实了。不过，在承认英语的霸主地位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传播的同时，也应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减速度发展还与自身的成就不高有关。先前，德国汉学家鄙视中国当代文学，民族自尊意识令我们不悦，反过来说，国外学者的评价，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们当代文学的真实水平。我们不乏文学明星，也不乏文学富翁。问题在于，这些文学界的明星和富翁走出国门，是否还会有掌声和鲜花欢迎，是否还会有粉丝追捧，悬念显然很多。

体育事业是全球性的，奥运会上我们的金牌，令国人兴奋。然而，在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很少有哪项事业不是全球性的，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奥运会”，角逐和竞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精神文化生活的文学领域，同样没法和世界老死不相往来。足球虽是常败将军，但还在摩拳擦掌喊着冲出亚洲。我们的文学呢，那么多级别的作家，是不是也该像当年山东人闯关东那样闯一下世界呢？

最新一期出版的《世界诗人》（混语版）披露了一个消息，安徽省诗人叶世斌已被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推举为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主席张智先生称，这是该中心第一次向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推举中国诗人。（《新闻晨报》9月4日报道）

一个默默无闻的诗人，被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推荐，虽然叶世斌不是第一个获此荣誉者，据说，以前北岛就被推举过，但能被推荐，起码也是有理由的。网上针对此事有些负面言论，我不以为然。

不以为然不等于对叶世斌夺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信心，而是觉得我们缺乏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自信心和应有的精神鼓励。我们的体育事业，没有夺得奥运金牌的项目很多，但我们的观众并未因此吝啬自己的掌声。有时候，甚至明知毫无希望夺冠的比赛，依然给中国选手鼓掌。其中的缘由很简单，他们是在为中华民族拼搏，即便失败他们也是英雄。同样道理，我们的文学家的创作，尽管普遍存在脱离生活、缺乏对人的关怀、缺乏批评现实的精神，毕竟还有人在努力创作。能够向诺奖评选委员会推荐作品，总比连候选作品都拿不出手要好。这个时候，如果奚落、嘲笑我们的推荐作家和作品，是不是人性弱点的流露，大家应该心知肚明。

笔者也有类似的毛病，也犯过类似的错误。8月下旬，我的一个学生——西南科技大学的2005级学生崔岸儿告诉我，他的一部小说获得5千马克的奖项，并将以德文出版，在课堂上我很难置信。很快，当他赴天津参加颁奖仪式，拿到奖金和奥地利出版社的出版协议凯旋时，我发现自己先前对中国当代文学有点过于自卑和不信任感了。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几乎是经常被我批评的学生，成为我国唯一一位获得奥地利卡尔于波罗特出版社首届“霍尔拜恩幻想文学奖(Wolfgang-Hohlbein-Preis China)的作者，已经签约在国外出版8万册书，并于明年到欧洲参加图书的发行仪式。一个生活在地震重灾区的大学生能被欧洲的出版社认可，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就不能主动闯一下世界？

给中国当代文学一点掌声，给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一点勇气。你我做到这一点，何难之有？ **刘海明**